

时代名词：双抢

双抢应该是时代的产物，并非望江独有，所以我说它是时代名词。不过我认为它本质上是个动词，它让乡村鸡犬不宁。望江作为鱼米之乡，较之其他地方特别大山区大圩区至少要增色三分。

其实双抢并非抢收抢插，它还包括抢管抢晒。那样一个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的季节，什么都要抢，连吃饭睡觉都可以用抢字来形容，记得母亲叮嘱几个哥哥：“抢着困一下。”（家乡话，睡觉叫困醒），一切都必须抢在立秋前完成。

先是抢收。天气酷热，农家人要抢早——这也是一抢。趁太阳升起之前，便下田割稻，以便正中午能躲在树阴下休息一会。除了还未入学的小孩，几乎每家都全员出动，手拿镰刀，头戴草帽。头顶上有星星，脚下有露水，周围有虫鸣，整个田野一片“噉噉”声。要防蛇咬，所以有的穿了胶靴，但胶靴闷热，很快裤子被露水打湿，手和脸也被稻禾割出血印子。但没人管这些，大家一个目标，赶在太阳火辣前把某块田里的稻子放倒。

割了的稻禾要脱粒。早饭后，大人们便把打谷机抬到田里。集体那会，我记得是用木屎，木屎较大，四名蛮劳力一人站住一角，一起“嘭嘭”摔打稻禾。责任田到户时，大家都用木桶，或者人力打谷机。后来也用上了小型脱粒机。整个上午，田畈中到处都是打谷机的声音，那声音很清脆，但没心情听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打谷机需要往前移，以便就近脱粒。与此同时还要把桶内机内打下来的稻谷挑到稻场上去晾晒。这些活计，我家基本都是老二老三承担，我挑不动，太小，父亲不准，生怕伤了我。但我记得那打谷机拖动后留下来的两条深深的沟槽，沟槽上很快就有了水，水中便有了小青蛙，蹦蹦跳跳。

慢慢太阳当顶了，人人汗流浹背。田野里没有树阴，只有喝一口出门时带来的粗茶解解乏，用搭在脖子上的老布毛巾擦擦汗，稍稍抬抬头，偶有一阵风吹来，就算是滚烫的风也是惬意的，父老乡亲总是笑着说“好风”！

脱粒完毕，要快速清理战场，稻谷挑走，稻草也必须及时拉走。早稻草一般不做柴火，因为早稻很少打农药，它是每家每户的耕牛天寒地冻时的口粮。大人们一般在傍晚时分把稻草一束束锁好，二哥三哥手拿一把稻草，左手小头，右手大头，旋转后弯腰就着一小把稻草，一百八十度旋转后，不知怎么的，潇洒往外一抛，那草就莫名其妙被锁成一束，像个小人稳妥妥地站在田中。一般一大块田的草他们两人半小时便锁定。我不会锁，我就在这时把锁好的草拖到田坝上。田里要连夜放水，需要水养一晚上，明天开始犁田耙田。

那时条件好的一户一条牛，条件不好的两户三户共一条，他们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配合，中午不用牛这是铁律。犁田耙田是脏活累活也是技术活。我耙过一次田，那田不大，几分亩，但耙着耙着，那低矮的地方，越耙越矮，成了个小水凼，高出的地方越耙越高，成了小土堆。由于用力不均匀，耙的尾巴被我耙断了。父亲大发雷霆，我不仅耽误了农时，还要花钱买耙尾巴。

田耙好后就要栽插了。这个时候，每家每户都要打打牙祭，大家太辛苦太累。一大海碗鱼一大海碗肉，讲究的有条件的人家实际上时时熬些白糖绿豆茶带到田埂地头，为个顶个的劳力们清凉解乏。在现代人看来，这几乎算不得什么，但那时，脱了几层皮的父老乡亲擦着汗，扇着芭蕉扇却快活似神仙。我突然想起布袋和尚当年与农夫一块插田时写下的那首诗：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地清静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插田真就是退步向前，如同低头见青天，妥妥的禅意哲思。

双抢时节，三伏时分，最盼的是下一场雨，求个凉爽，但同时最怕的也是下雨。那时父老乡亲们大多时候是抬头看天低头做事，但那抬头的经验常常不灵。看到远天一片乌云翻滚，立即从田里拔起双脚往场院赶，因为那里晒着刚打下来的稻谷，一顿忙碌，乌云却飘走了，“鬼天气！”一阵破口大骂后，悻悻然又把稻谷铺开。有时一阵迅猛的大暴雨劈头盖脸，大家反应不过来，一阵狂跑后，衣服还是被淋湿了，于是干脆不跑，让雨淋个痛快。夏天的雨像小孩子哭闹，很快就过去，太阳又是当空火辣。那淋湿的衣服很快就干了，男女老少很快又到了田间地头。

双抢时节，不仅要忙田里，地里也要忙，棉花地里不时要去打农药，一会都耽误不得，几乎就是虫口夺棉。打农药一般在早饭后，因为那时露水已干，温度上来了但不是最高，灭虫效果最佳，否则温度太高人容易中毒。

其实，双抢远非这些，它还包括挑稻草、买化肥、扯秧、撒肥、除草、扬谷等等，每一件都要精打细算，掰着时辰过日子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说这是双抢的子项。但这些子项中的每一项都会让父老乡亲们“黄汗淌，黑汗流”，这其间饱含着他们无穷的艰辛。



金国泉，男，安徽望江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记忆·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。

舒肝丸里的人生

石 颢

家中药柜里备的那盒舒肝丸，总散发着淡淡的草药香，朴实的包装上印着成分、性状、功能主治、规格、用法用量、不良反应、禁忌等几行说明文字，看似寻常，却藏着人生的诸多况味。

舒肝丸，顾名思义，是用来疏肝和胃、理气止痛的。中医认为，肝主筋，其华在爪，开窍于目，与胆相表里，主要生理功能之一则是主疏泄。倘若情志不畅，肝气郁结，就会生出诸多毛病，致使身体不适。这让我想起人生，我们在尘世为过好日子奔波，难免会遭遇不顺心之事。工作中的压力、生活里的琐碎、人际交往的摩擦，犹如一团团乱麻，积压在心底，日久天长，心中的“气”就会淤堵，似是肝气郁结，情绪异常，神经紊乱。

初闻舒肝丸，觉得它不过乃一个治病的中成药而已，但细细琢磨，它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隐喻？当我们被负面情绪裹挟，内心烦躁、焦虑、抑

郁时，不正需要“舒肝”吗？就像舒肝丸通过其成分的协同作用，化解肝气的郁结，我们也得学会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，解开心中的“疙瘩”。有人选择与亲人、挚友倾诉，将心中的苦闷一吐为快，话语似是潺潺流水，冲走心中的结，驱散胸中的阴霾；有人投身大自然，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万物的宁静与生机，让心灵得以治愈；也有人沉浸在书籍、音乐、绘画之中，在艺术的世界里忘却尘世的喧嚣，觅得内心的安宁。

舒肝丸的服用，讲究的是时机与剂量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？面对生活的坎，我们既不能操之过急，亦不能拖延逃避。当逾越之时，则果断行动，如同按时按量服用舒肝丸，循序渐进地消除身体不适；不当冲动时，得懂得沉淀，等待合适的时机，就像药在体内慢慢地发挥作用，静待身体机能恢复平衡。

看着舒肝丸，还会想到人与人之

间的关系。肝气不舒，影响的不只是肝脏，还会波及其他脏腑。生活中，我们的情绪和行为也会对身体的人产生影响。负面情绪就像传染病病毒，会传染给他人，让身边的氛围变得压抑；而良好的心态，乐观向上的正面情绪，却能如春风般温暖他人。宛如舒肝丸调和肝气，让身体各部分协调运转，我们也要学会调整心态，跟身边的人和睦相处，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。

一颗舒肝丸虽仅9克重，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它提醒着我们，关注内心的情绪，及时消散负面情绪；懂得把握生活的节奏，从容不迫地前行；更得明白，我们与他人紧密相连，需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身边的一切。在人生之路上，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“舒肝丸”，驱散心中的阴霾，收获内心的舒畅与宁静。内心宁静，方可致远。



春和景明 李昊天 摄

◆人间小景

石斛花儿开

孙邦建

业、植物类的科普书籍。

本来以为这样就相安无事了，没想到高三那年填报志愿母女俩有了严重分歧。女儿第一志愿竟然要报考农林大学的农学专业。她强烈反对，她咨询过老师，以女儿的成绩完全可以报考其他更好的大学更热门的专业。最终母女俩各退一步，女儿可以报考农林大学，但要读财经专业，可以选修农学。

大学毕业后，她叫女儿考公，女儿却想回乡当村干部，她又一次跟女儿闹掰。她觉得女儿读完重点大学，现在又回到农村，那还辛苦读那么多书干啥？女儿也有一大堆道理，说现在在国家大搞乡村振兴，鼓励大学生、年轻人回乡创业，母亲还是老观念，如果大家都这样想，那农村怎么发展，以后都变成“老年村”“空心村”了。这个道理她懂，这些年她看着村里的老人一个个上了年纪，一个个走了，除了逢年过节，年轻人和小孩都看不到几个，村子死气沉沉，她也很彷徨和失落。

可是女儿如果留在村里，会不会跟老陈的儿子一样，即使当了村支书，工资也少得可怜，还没外面打工强。

女儿又给她科普，说现在在国家大力扶持农业，提倡规模化、智慧化、农场化生产经营，发展前景光明。又给她看了手机里存的智慧种植的照片，什么智能大棚、无人机播种喷药等等，她听都没听过。在女儿的说服下，两个月后夫妻俩通过农业贷承包了村里的三十亩稻田，建了十亩蔬菜大棚，第二年稻米和蔬菜就卖到市里的大型超市和高端酒店，这是她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

但女儿的志向远不止这些，有段时间她陪着几个人带着仪器老是往山上跑。直到一个月后，她才高兴地说，经过省林科院的专家监测和评估，这边的气候和土壤很适合发展林

下经济，具体来说就是杉木林里非常适合种植铁皮石斛和黄精。她第一次听到这两个新鲜的名词，土里可以种“石壶”“黄金”，觉得很靠谱。经过女儿的耐心解释和看了实物照片，她才知道这是两种价值很高的药材，市面上供不应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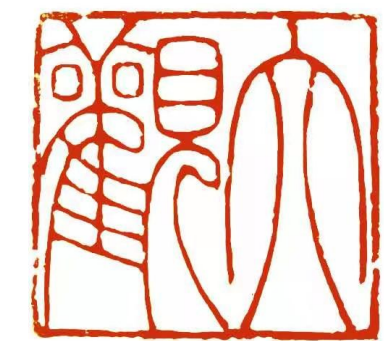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女儿跟村支书商量后成立了专业合作社，流转了村里的100亩山林，跟省林科院合作种植铁皮石斛和黄精。女儿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山上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指导村民种植，记录草药生长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跟专家沟通，原先白净的脸膛变得黝黑，身材也走了形，跟农民没啥两样，她有点后悔了，不说搭进去多少钱，照这样子以后找个称心的女婿都难。

女儿每次都说不急，缘分来了自然水到渠成。

一年多过去了，这几天终于熬到铁皮石斛花开，今天女儿忙着直播和科普，这些花采摘下来烘干就能卖上好价钱。铁皮石斛和黄精的茎块三四年才能采收，还需要耐心守护。本来她也想去帮忙的，可是前段时间干农活摔伤了腿，需要休养。

在女儿的身边，她经常能看到村支书的身影。她是看着这小伙长大的，老实肯干，黝黑壮实，比儿女大三岁，有没有可能凑成一对？

她觉得自己想多了，女儿现在真的长大了，有主见了，她也该放手了。



鹰手

张 港

在大清，海东青是吉林“打牲乌拉”最重要的贡品。海东青只比喜鹊大些，却制得金雕，捕得岩羊。九台老满洲有许多鹰户，专门驯养海东青，打牲乌拉总管每年得选一只最好的进贡皇上。良俊难得，途中又易出事，进贡海东青是天的事。

这年立秋，各处鹰户依例集到总管衙门，一个一个将驯养的海东青送交登记备案，然后，在大校场放鹰，优中取优。

放鹰最是热闹。可就这一年呼叫阵阵，却看不出高等品种，有的飞不到目力之外，有的下冲不敢贴地。总管郁郁不乐时，轮到九台鹰户乌嫩。

乌嫩将海东青献上，总管一看，大惊失色，竟是纯白毛色。啊——白玉爪！细翻翎毛，果然是真，未经涂染。拿鸡毛掸子扫过鹰眼，一眨不眨，再看脚爪，洁白如玉，磨过的钢刺一般尖锐。

总管下令放鹰。乌嫩摘下鹰眼罩，一声忽哨，那鸟儿蹬伸亮翅，只一眨眼，已没入蓝天，不见影点。乌嫩一声忽哨，那海东青白玉爪打内一般刺眼，一头扎向黄草茎，官兵牲丁吓得呆木。草尖一触，那鸟儿身翻车轮，站回乌嫩臂上。众人吐舌抹汗，总管大喜。

天已大冷，号角呜呜，旌旗招摇，进贡马队出城赴京。就怕意外，总管派的是精壮卫队。白羽海东青静如石雕立于乌嫩臂上，一只爪扣了铜环，链子在手套上。

走出五百里，到霍林河边，正准备打尖。忽有一彪骑者呐喊杀来。卫兵虽有防备，可是，来人箭法精熟，马速极快。这明情是劫鹰的。

乌嫩解开爪扣，一声忽哨，将海东青放飞。一箭上天，海东青一个云里翻，落下几根尾翎。又一箭跟上，海东青已没云中。

一阵拼杀，乌嫩等人悉数战死，只有一个卫兵逃出。逃回的卫兵报告总管，总管大叫跌倒：“天杀我也！”贡品已经画档报京，现在，这这这——这罪过，打牲部的一年吃食钱帛，罚没了呀！

这天，报告九台边屯有一旗丁请见。总管哪来心思理事，一挥手“不见！”

“那人说是白玉爪的事。”

“白玉爪——请清清，快请！”

来人跪拜，说：“边屯的老鹰户忽林爷爷，他有法子找回白玉爪。我是代他请命。”

总管打马飞奔九台边屯。

炕头躺个老者，盖好几层袍皮。

“您老——能找回那海东青？”

“能！”

“看您是生着病，又是这样年纪——”

“丢了鹰，不种地的打牲人，吃树叶子？闺女媳妇，咋扎花过年？驯这生灵的乌嫩，是我徒儿。备车，拉我走，能找回。”

无计可施，只得一试。

护卫伺候着，忽林老人围一身狐皮，大车坐上，向南而行。老人问：“怎的南行？”

“白玉爪是在南方霍林河丢的。”

老忽林道：“南行五百里，我得死在路上。北走！上库叶山。”

哦——南边丢的，怎向北找？护卫顶不过老人，只能依他。

北走百里进得库叶山。库叶山林深树密，虽说是冬天，满山青松也是阴阴郁郁。

忽林已经冻僵。他要拿来鹰链、鹰扣、手套，又要一壶烈酒。老人喝下一壶，怀中摸出骨哨，呜呜咽咽，吹了一阵。老人脸色苍白，胸膛起伏：“酒——”

又下一壶，老人缓缓气，令车上山顶，呜呜呜呜，吹出《思乡调》。蔚蓝天宇一个白点，渐渐渐大，如片白云飘在空中。嗨——竟然真是白色海东青。

众人欣喜得疯狂。可这当口老人骨哨收怀。众人嚷道：“快快将它招下，扛上爪扣！”

老人不语，掏出块肉，让人穿箭镞尖上，射向天空。那鸟儿跌落而下，衔接了肉，爪一推，肉箭两分，鸟儿无影无踪。护卫刀背击鞍：“这这这，你你你，怎么让它跑了！”

忽林老人说：“驯这精灵的不是我，是乌嫩。我唤不下它。回家，回边屯。要快！”

护卫无奈，只能任由老忽林。

总管得知大怒，策马到忽林家，要问他个究竟。

忽林老人挪动挪动，没能下炕行礼。

总管问：“我说老忽林，你是老鹰手，可不能说脏话，海东青——”

老人喘息：“抬我出屋，那生灵，该是回来了。”

快！快！

老人推开棉被狗皮，脱下棉袄。

你这干啥？

老人从被炕格下抽出件秋衣，哆嗦着穿上。

你这干啥？

“这是乌嫩的衣裳。鸟儿认得。”

这得冻坏人！穿皮的棉的呀！

“乌嫩留下的，只这一件。”

依老人吩咐，将他抬屯外山顶开阔地上，将雪埋了下半个身子，众人远远看着。

老人掏出骨哨，呜呜呜呜，吹了小半个时辰，云端一只白色鸟渐渐变大。老人又让人射出鸭子肉，那海东青又接了吃悼。

忽林老人换根骨哨，吹出《爷娘曲》。那精灵打云间落下，稳稳停在老忽林的手套上，老人手指暗中的一动，锁了爪扣。

有粮吃啦——有年过了——人人高叫，人人狂跳。

总管问：“因何不在库叶山捉了这鸟儿？”

“在，在库叶山，这生灵已认得哨声，认得边屯鸭肉，但它见我眼生。若是硬唤它下来，它将永远不与我相通。我们回家，它是一路跟随，只是它在云里，人看不见。到了屯子，它认出养过它的地方，认出乌嫩衣裳，才肯下来。”

“海东青明明是丢在南五百里的霍林河，你怎知它在北面的库叶山？”

“这生灵，是乌嫩，从库叶山捕得的，失了主人，它只能，回原来老山，不能，停在，南方。”

正三品总管对老忽林跪拜行礼，可是，炕上那老头儿却全无表情。

老人举着手臂，白色海东青雄赳赳立着，目光如电，傲视天地。

总管从老人手臂上取下海东青，那手臂仍静止不动。一摸，脉息已无。